鄭衆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侯覽 曹節 呂強 張讓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係辭之文也）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爲中也閽即刖足者）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也）又云王之正內者五（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劉攽

曰正文案文多一者字此本用周禮文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鄭玄注月令云奄尹上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爲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宮令誡出入開閉之屬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注云巷伯內之小臣也然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關涉也中人內人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鞮字伯楚左傳曰呂郤畏偪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郤新序曰楚客王有不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爲趙官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著庸謂薦鞅及相如也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曰齊相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口寺人即閹官刁即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也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

參其選皆銀鐺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鄉音義曰奄人也仲長統昌言曰宦豎傳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宮伯子孝武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前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

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興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

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讒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爲宜罷中常侍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也中人○劉攽曰案自前漢宦官即是閹子何乃言中興平蓋宦字當作內謂省內官不用它士也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

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憝惡也音大對反謂誅竇憲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宮卿謂爲大長秋也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鐺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闥之間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閨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

永巷及掖廷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閨謂之閤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異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

謂皇甫嵩蔡邕等並被排也

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
意則參夷五宗夷族也參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內親故也漢之綱
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
滿宮闈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劒兮玉坻
揚雄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
量也李軌注曰朱紱也金金印也首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
十數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
以白茅而分銅虎符也府署第館棊列
於都鄙棊列如棊之布列
史記曰往往棊置子弟支附過半於州
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穀之積盈仞珍臧詩
須

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荆揚
之州貢金三品和謂
之玩充備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杜
預注曰妃貴者嬙音牆前書曰
初爰盎爲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昌言曰爲音樂則
歌兒舞女千曹而送起左
女綺室室
之綺麗者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前書東方
朔曰木土
畏綺繡狗馬被
繢罽緹厚繒也皆剥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
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
皆腐身熏孚以自衒達前書曰史遷熏胥以刑
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
合之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

不敢單書（單盡也）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捿寇劇緣閒搖亂區夏（寇盜劇賊緣閒隙而起也）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鉤黨謂李膺杜密等）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顒怨協羣英之埶力（九服已見上羣英謂劉猛朱萬之屬見竇武傳）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尚書曰龔行天罰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史記曰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也）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謂立恒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之守器以諭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于商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此謂官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官官其後終為官官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也）

鄭衆傳

鄭衆字季產南陽犨人也為人謹敏有心機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

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有令時寶
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
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
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
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音預）中官用權自衆
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爲鄛鄉侯食
邑千五百戶（鄛音上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鄛鄉）永初元年和

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閎
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
封衆曾孫石讎爲鄛鄉侯

蔡倫傳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
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
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
嚴顏臣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

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
劒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
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
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
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
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
下咸稱蔡侯紙（相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宿衛封爲龍

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道縣東明月池在其側）邑三百戶後爲長樂大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劉攽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爲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今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勑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傳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東觀自此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敘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飾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二百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謂有司奏誅樊豐廢

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
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渠名王以
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
鄉疾不起其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
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
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
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
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

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
謀於西鍾下皆戴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
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
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
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執積爲省內所服
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閏曰今當立濟陰王
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
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尚書令僕

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
遮扞內外閽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
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
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
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校之印曰能得
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
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
門外詩因格殺登還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

還從省中還丞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
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病臥閤之即
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按
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
曰何等詔因斫鎮引劒擊景墮車
左右以戟义其脅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
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
下詔曰夫表功録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

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令
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
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
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
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駝音陀陳予趙
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秉脯又與
光曰以爲信今暮其當著
矣漏盡光爲尚席直事通燈解劒置外持燈入章臺門
程等適入　走出門欲取劒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劒
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
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録功臣令康疏名陳詠疏

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
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
今自告有司奏康光敗詐玉上詔
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　懷忠憤發戮力
協謀遂埽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
言不讎無德不報詩大雅也　程爲謀首康國協
同其封程爲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爲華容
侯國爲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爲湘南侯五
千戶彭愷爲西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平原郡　孟叔爲
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　李建爲復陽侯各四千二百

戶王成爲廣宗侯張賢爲祝阿侯史況爲
臨沮侯（臨沮縣屬蜀南郡）馬國爲廣平侯王道爲范縣
侯李元爲襄信侯楊佗爲山都侯（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也）陳宇爲下雋侯（下雋縣長沙郡音似兗反）趙封爲析縣
侯李剛爲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爲夷陵
侯二千戶苗光爲東阿侯千戶是爲十九
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
不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

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爲司隸校尉虞
詡訟罪懷表上殿阿叱左右帝怒遂免程
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爲宜城
侯程既到國怨恨恚懟（懟怨也音直季反）封還印綬待
策亡歸京師（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恚懟刻左爲印封還印綬）往來山
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
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動悉徵還京師程與
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

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
使五官郎將○劉攽曰案文少一中字追贈車騎將軍印
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
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直戀反瞻望車騎程臨
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
半封程養子壽爲浮陽侯後詔書録微功
封興梁爲高望亭侯四年詔官官養子悉
聽得爲後襲封爵定著于令王康王國彭

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
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
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
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
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
歸田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初帝
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長秋
長趙熹永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

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爲中常侍
楚坐臧罪滅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
戶賀清儉退厚（謙退而厚重也）位至大長秋陽嘉中
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
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
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
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因嬖人景監非所以爲名也商君竟爲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爲都鄉侯三百
戶

曹騰傳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
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
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爲
小黃門遷中常侍帝得立騰與長樂太
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爲

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　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閒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爲纖介常稱暠爲能吏時人嗟

曹騰

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种嵩後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具袁紹傳）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傳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人（悺音工奐反又音綰）唐衡潁

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悟衡
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怕二帝皇后
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震天下
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
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拑音其炎反）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怕懷不平
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
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

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衡對曰單超左悟前詣河南
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
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
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悟入
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
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
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
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當待

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音丁仲反）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　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

單超

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

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

大匠起冢塋（○劉攽曰案超贈將軍爾不可使將軍護喪明衍二字）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卧虎唐兩墮（兩墮謂隨意所爲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

而任意爲兩墮諸本兩或作雨也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巧金銀罽眊施於犬馬眊以毛羽爲飾音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爲河東太守弟子匡爲濟陰太守璜弟盛爲河內太守悺弟敏爲

陳留太守瑗兄恭爲沛相皆爲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

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
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
侯宗族賓客虐偏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
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
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
演因奏愔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
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愔
稱皆自殺演又奏璜及兄沛相恭臧罪徵詣

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
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龔封者並降爲
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傳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
佞猾進倚勢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
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

王矣租稅覽亦上練五千匹賜爵關內侯
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
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
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
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
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
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為京兆尹有理名
世稱為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為

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
滅之没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
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
閱參車三百餘兩載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
勝數覽坐免旋復徵官（復上音扶又反）建寧二年
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
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
四百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

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
度重深潛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生而自爲冢爲壽冢石
椁雙闕高廡皆尺廡無廊下周屋也破人居室發掘墳
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
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
藉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
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覽遂誣儉
爲鉤黨叉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

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
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阿黨者皆免

曹節傳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
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
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
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

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
戶時竇太后臨朝以父大將軍武與太傅
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
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中黃門王尊長樂謁
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
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
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
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

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
皆爲關內侯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
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
皇帝誅之令事得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
詔令太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爲賽通用）賜瑀錢五
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
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
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

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何人不知何人也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不得書闕主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它事奏猛抵罪

曹節

輸左校朝臣多以爲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

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爲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稷契咎陶伯益也）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論語文也）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桓思竇后）故

曹節

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竇后傳誅康及霸）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撞音直江反）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

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水入宮苑爲御少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雊高宗修德殷以

曹節一

中興見尚書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鄭玄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謂復任用曹節等也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人以刀殺之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壁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宮之奇課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

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即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刻漏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絶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傳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皐人也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

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激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趙高指鹿爲馬而殺胡亥轘裂以車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成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

呂強

重紫兼金金印紫綬重兼三品累積也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聿述也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瑣小也特蒙恩澤又授位垂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蔬鄭玄注周禮云蔬草有實者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

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糶穀以供之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塡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灾公羊傳曰西宮灾何以書記灾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爲齊桓公所脅以齊勝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

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易兌卦彖辭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又承詔書當於河閒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

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辭曰圓則九重營度之圓謂天也且河閒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郭璞注山海經曰堊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佛矯正也拂戾也音扶拂反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

呂強

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杅椀屬也音于字亦作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咎犯諫晉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

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大臣自恣工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諭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書也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

呂強

下懼劍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勳列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稸私

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希之導引也○劉攽曰注希之案文希當作物強上疏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

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咨謀也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案覆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勑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

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故以鏡觀面貌短於自規故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疵與疵同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爲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弭有姦明審（外草自弭謂在外野中自弭殺也）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

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路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

呂強

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云

張讓傳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音預）延熹八年黜爲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

賂威形諠赫扶風人孟佗（佗音駝）資産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耆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爲涼州刺史（三輔決録注曰佗字伯郎）

以莆陶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貫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羣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

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
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
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
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
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
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
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
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

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
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
侍封諝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
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
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
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
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
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

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雇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官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勑（騶養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賂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

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曰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

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仞滿也）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永安宮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尚姓但名）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

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潛潭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下畔之蓋因此以誑帝也）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玄武北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又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爲曲筒以氣引於上也）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

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後虐已甚形
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
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車騎將軍百餘
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
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
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
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
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

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
矣三世以嬖色取禍（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劉攽曰正文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嬴氏以奢虐致災（秦始皇嬴姓也）西京自外
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
商之久矣（商謂商略）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
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
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漸

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謂呂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曹騰進邊韶延固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眞邪並行情貌相越越違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蓋亦有其理焉瞀亂也音茂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閒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布於外而邕下獄也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謂竇武謀誅官者反爲官者所殺也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以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況乃巷職遠參

天機毛詩曰寺人巷伯作爲此詩巷職即寺人之職也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爲惡不同同歸於亂

宦者傳第六十八

儒林傳第六十九上　後漢書七十九上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禮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

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　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籩豆禮器也竹謂之籩木謂之豆干盾也戚鉞也舞者所執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委音於危反它音以攴反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

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也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盛清道之儀漢官曰清道以旄頭爲前驅也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雲物解見明紀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

觀者水外故云圜橋門也圜澆也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攽曰案文此受當作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章紀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即白虎通議是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

儒林序

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朋友相視怠散頹

敝鞠爲園蔬詩小雅曰鞠爲茂草注云鞠窮也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礼生皆使太學學生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聚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驪

洛陽記載未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縢亦縢也音徒恒反說文曰縢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弃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讎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由是易有施孟梁丘

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延壽名贛）前書別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授琅邪王橫（橫作汉字平仲）爲費氏學（前書費氏學無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毋將姓也毋讀曰無）爲高氏學（前書高氏學無永字）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傳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緡屬山陽郡諸本作緡）者誤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録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毕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埽雨師灑道作爲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

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棄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享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菟斯首炰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懼禮之廢故引以瓠葉爲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爲節也

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

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傳

洼丹字子玉（風俗通洼音圭）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觟陽鴻字孟孫（姓觟陽名鴻也觟音胡瓦反其字從角字或作鮭從魚者音胡隹反）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傳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傳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輦弓射之猶不肯去

旄頭又以戟　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
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曰氣）即尺一出
升政由是顯名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
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就
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
切瑳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揚虛侯馬武武
難見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
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

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
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
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
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
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傳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
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

徙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每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

著於籍錄十

四年卒於官子勑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傳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

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

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劉攽曰注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案文少一在字一外字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勑出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勑

戴憑

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戴憑　孫期

孫期傳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母常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前書伯和字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名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

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歙傳

歐陽歙字王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爲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脩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

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醜長 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復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爲議郎 飛來隨弇翔翔

牟長傳

續漢書曰弇以尚書教授朗自耕種常有黃雀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宋弘也）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復微為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為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隱荅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宋登傳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

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
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傳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
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
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
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
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

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
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傳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爲諸
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
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
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
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

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爲說符侯

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旰晚也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堊墁有泥墁之也堊音於各反墁音莫干反蠅翼薄也

後二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
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
出歎曰瘖聾之徒眞絕世之有道者也何謂
察察而遇斯患乎○劉攽曰何謂察察案文謂後人不曉爲當作爲言何故爲此察察也
謂多相亂也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
於家

周防傳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

常修逆旅杜預注左傳曰逆旅客舍也以供過客而不受
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怨狩汝南
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
未冠謁去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徐州
刺史盖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
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
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
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乘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勾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文畫龍不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閒號勝文景（前書武帝即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蒲輪徵魯申公六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

謂武帝未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羣及舟車官賣鹽鐵也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儻和之曰儻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毋儻言儻音大鑒反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駙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僖駙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駙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垣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

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誅責也言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

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曰魯莊公東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畢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之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

曰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愼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呫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衔恨蒙在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

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
七十二人案史記達者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
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
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僖因自陳
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鄉宗有光榮乎對
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
親屈萬乘辱臨敝里以太牢祠孔子及此乃崇禮先師增煇
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

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
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
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簉之
崔篆所作易林也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
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已而由卜乎
在縣二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
並十餘歲浦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
今載柩而歸則違父命舍墓而去心所不

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李彥守其家
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
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乃
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
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
陛下宜脩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
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
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爲
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劉攽曰案文此少一公字
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二年世祖復封
均子志爲褒成侯志交
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損嗣永元四年
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
崇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
七葉孫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
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爲崇聖侯比齊改封三十
一葉孫爲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爲紹聖侯倫今見存
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爲褒聖侯貞觀十一
年封夫子裔孫孔德

楊倫傳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垂於時以不能入閒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是歲疾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

安帝崩倫輒弃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閻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詩則惡消振衰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

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絶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絶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乱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

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徼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鬼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結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勑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

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彊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外高詩曰出于幽谷外于喬木寵以藩傳稽猶也音翰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絶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遁迸也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儒林傳第六十九上